

食物應可愛，文字須活潑

寫食物的文字，以簡潔為好。像王熙鳳那樣賣弄式地介紹「茄蕪」，那是大觀園裏的調性，嚇唬劉姥姥還可以，若把聽眾換作魯智深或李逵，早就一個大巴掌打過去：「誰耐煩聽這般聒噪絮叨！」

蘇軾寫「寒具」，「縴手搓成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寥寥數字，色香味全出。「寒具」，也就是油炸的餛子，筆者頗好此物。讀到這句詩，嘴巴就不爭氣地垂涎生津。蘇軾後面又續上兩句：「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筆意輕鬆新奇。餛子的形狀，正像被壓扁的金鐲子。詼諧幽默，是真正的「吃貨」、資深的「老饕」，所不可少的氣質。

「地確春粳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寫的是豆粥，濃濃的香氣和煙火氣氤氳滿紙。哪座五臟廟，經得起這樣的誘惑哉？難怪東坡「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趁熱吃最重要，顧不上修邊幅了。

宋人有吃「春盤」的習俗，也就是用薄蓮餅，捲上蘿蔔、萵蒿、嫩葱、韭菜等新鮮時蔬一起食用，類似於現在的春餅。時蔬略帶辛辣，取其提神補氣的功用，以解「春暈」。蘇軾的「青蒿黃韭試春盤」，楊萬里的「韭芽捲黃苴舒紫」，都是寫實。至於「蓼芽蔬甲簇青紅，盤箸紛紛笑語中」——食物可愛，文字活潑，陸游也吃得歡快。一團和氣。

同一題材，南宋方岳的《春盤》詩，更為詳細繁複：「菜菔根鬆縷冰玉，萵蒿苗肥點寒綠。霜鞭行茁軟於酥，雪樹生釘肥勝肉……青紅餛飩映梅柳，紫翠招邀醉松竹。擎將碧脆捲月明，嚼出宮商帶詩馥……」但未免太形而上了，充滿了濃重的王熙鳳式營銷味，遠不如「蓼芽蔬甲簇青紅」清新爽利。放到米芝蓮餐廳，招攬出手闊綽的高端食客尚可，升斗小民則被勸退了。



逢周三、四、五見報

松子玉米

很多人不知道，在吃這件事上，東北人不但會大塊吃肉大鍋燉煮，也有細膩心思，藏在小巧別致的「絕活」裏。比如人人耳熟能詳的松子玉米，看着文靜溫潤，吃起來甘甜入心，就好像黑土地給你蓋的一床被子，碩大糧倉對子孫後代的祝福和包容。

這道菜從名字到樣貌，全都不遮遮掩掩。松子玉米，一樣是五百多年前跨洋而來的農作物，後來變成人們飯碗中的「主力軍」；一樣是長白山深處的「隱藏高手」，密密麻麻的紅松、黑松整齊排列，風一吹，松塔像下雪一般叮叮噹噹掉下來。所以東北的孩子，從小就對這兩樣食材爛熟於心，等它們放到一起，一個甜潤一個香脆，一個精緻一個樸實，怎麼看都「兩情相悅」，相得益彰。

不過它在東北菜中的地位，確實獨特。畢竟這裏人向來以豪爽、不拘一格著稱，端上桌的都是酸菜粉條、小雞燉蘑菇，日常便是聲勢浩大、熱血沸騰。可松子玉米不同，它好比是一枚「文藝青年」，淡妝素抹，不疾不徐，一招一式都心裏有數。而做這道菜，看上去簡單，其實很有講究。首選要用新鮮嫩玉米，顆粒飽滿，汁水豐盈，一掰開就能聞到淡淡的清香，千萬不能用黏玉米或老玉米。玉米粒焯水去掉生澀，松子則要提前炒製，中火爆香，等恰到好處散發出堅果的香氣，就對了。最後兩者在熱油裏相遇，倒入青豆、紅蘿蔔丁，翻炒均勻，調味後正式登場。這道菜我從小就愛吃，那時還不懂用繁雜的語言形容，只知道玉米粒爆漿的快感跟松子的酥脆疊加，簡直是雙重滿足，挖一勺戳一下心窩子，根本無暇顧及其他。現在人在海外，能吃的家鄉菜有限，更懷念那一口，如夏日陽光鋪在舌尖，如大山和黑土，這邊心裏一動，那邊就有了回響。



逢周二、三、四見報

當戰國青銅的清越顫音穿越兩千載時光，與人形機器人的精準機械臂相遇，廣州奧體中心的夜空便成了跨越古今的對話場。第十五屆全運會開幕式上，三台產自深圳的機器人，代表粵港澳三地，敲響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銅鐘仿製品，用《彩雲追月》的悠揚旋律，為這場「活力灣區，夢想同心」的盛會拉開序幕，更寫下科技與文明交融的浪漫註腳。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演出，而是兩項紀錄的誕生——國家級綜合性運動會首次迎來人形機器人開幕嘉賓，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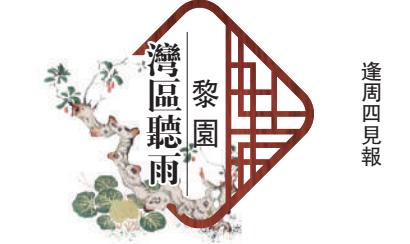
球範圍內人形機器人首次奏響千年青銅禮樂。八件「文帝九年」青銅句鐘靜靜陳列，它們曾見證嶺南古文明的繁華，如今在機器人的擊槌下重獲新生。這些文物對演奏者的敲擊力度與落點要求嚴苛至極，即便是資深樂師也需反覆揣摩，而現場機器人憑藉毫米級定位精度與毫秒級動作同步，以穩準的力度激活每一件古器的獨特音色，讓千年禮樂在科技賦能下煥發新彩。

這場古今對話的背後，是灣區新質生產力的硬核支撐。全運會表演機

器人身高一百七十六厘米、擁有五十二個自由度，搭載着全球首創的自主換電系統與專屬智能體技術，能在八萬人的場館中從容應對動態環境。三百六十度無死角視覺覆蓋讓它精準捕捉樂器位置，一個網絡通信架構保障三台機器人無縫協同。

當古老禮樂遇上現代科技，當嶺南記憶碰撞未來智慧，這場跨越時空的演出，不僅展現了大灣區「古今交融、開放包容」的獨特氣質，更預示着這片熱土將以新質生產力為翼，在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演繹更多精彩篇

章。接下來，這些「機械使者」還將深入十五運會的各個角落，在賽場、指揮中心、媒體中心提供智能服務。古今交響未歇，灣區活力正盛，這場科技與文明的雙向奔赴，恰是十五運會留給大灣區動人的註腳。



逢周四見報

記者與作家(下)

棟大樓裏的中國記者合住。馬爾克斯很推崇英國作家狄福，因為狄福也曾是記者，他所寫的《瘟疫年紀事》被認為比紀實報道還真實。

有外國記者曾問海明威，記者訓練對寫作是否有幫助，對年輕作家有何建議？海明威的回答是，新聞工作對年輕作家沒害處，記者得學着寫簡單的陳述句，這對誰都會有用。馬爾克斯則一直宣稱記者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他寫過許多出色的新聞作品，因為《百年孤獨》《枯枝敗葉》等小說太成功，才讓讀者眼中的他成為一名「碰巧寫了新聞的小說家」。在接

受《巴黎評論》訪談時，馬爾克斯說記者工作讓他能與現實保持密切聯繫，他分析的報道與小說之區別更是比大學教授更凝練精準：在新聞中只要有一個事實是假的便損害整個作品，相比之下，在虛構寫作中只要有一個事實是真的便能讓讀者信以為真。

當然，並非所有作家都當得好記者的角色。諾獎作家略薩曾在製作秘魯的一檔電視節目時去採訪博爾赫斯，不僅一些採訪問題讓博爾赫斯有些惱怒，採訪期間說的一句話更是讓博爾赫斯大為光火。略薩事後分析，

當時他見博爾赫斯的家裏牆皮剝落，房頂有裂縫，就說沒想到他的寓所這麼樸素，但這話深深冒犯了博爾赫斯。此後再遇見，博爾赫斯仍有意疏遠略薩——一位當記者時曾「冒犯」過他的作家。



逢周三、四見報

「BB班」遠足徑

十度或以下時，也不打算帶我攀山越嶺，只選了他口中所謂沒有難度的「BB班」自然教育徑，讓我放心享受自然美景。不好動的我為了強健身心，也只好聽命出發，走那絕大部分是平路，連石階也不多的遠足路線。剛起步不久，迎面而來一個四人家庭，父親胸前的揹帶真的坐着一名如奶團子般的嬰兒，十分可愛。跟寶寶四目交投那刻，我證實了家人所言非虛，這裏真是「BB仔」也可前往遊玩的山徑，遠足難度極低，過程不必有任何心理壓力。

沿途比我預期涼快，陽光普照，

縱已立冬，四周仍是綠油油，視野開闊，可以清楚俯瞰西貢清水灣一帶的群島和無敵大海景。路程走了三分之一左右，面前又有另一群外籍小孩，在老師帶領下玩遊戲。那外籍男老師一邊叮囑學生注意安全，一邊對孩子的運動表現給予讚賞。身處這麼活力充沛的環境，在附近休息的我，也不好意思再坐下去，隨即站起來繼續前行。

大坑墩的著名景點是一個風箏場。山頭一片草地，雖然不是公眾假期，也有不少年輕夫婦帶着孩子在野餐。當日沒見有人放風箏，但清風卻

沒有停歇，加上和煦的陽光，讓在場的人都放鬆地沉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家人稱那遠足路徑是「BB班」程度，其實形容得頗為貼切，因為置身其中，真的有如寶寶睡在搖籃裏那麼安全和舒適。



逢周四、五見報

想當然

這麼老套的騙案還有人上當，難道他們活在外星？

他們不知道被騙者總存在某種弱點，恐懼或貪念使他們墮入陷阱，及時識破只是你的想當然。

老妻腦退化，老伴二十四小時照顧，兼顧一日三餐，所有家務。

兒女各自成家，時有探訪，代為購物，陪同就診，不可謂不孝順。

他們還擔心兩老有意外，在客廳、睡房、廚房裝設監控鏡頭。一段日子之後，他們向老爸

提出意見，說經常見到老媽獨對電視，這對她沒有益處。應該陪她做運動、玩智力遊戲、聊天……

老爸無言，一個二十四小時要陪同的艱難處豈是外面的人所能了解。



逢周四見報

柏林國家畫廊

柏林國家博物館，又被稱為柏林國家畫廊。這裏雖然畫的數量不算多，卻都是精品，深受德國人的喜愛。從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波提切利、拉斐爾，德國的丟勒，再到荷蘭黃金時代巨匠維米爾、倫勃朗，以及巴洛克名家卡拉瓦喬、魯本斯……這裏珍藏的畫作涵蓋了十三至十八世紀歐洲幾乎所有主要畫派的大師作品。同為世界頂級畫廊博物館，然而在柏林國家畫廊裏，你會有完全不一樣的體驗。

可能很難想像，如此著名的國家畫廊，很多時候在展廳裏只有你一個人。只要你願意，完全可以在這裏從早坐到晚，彷彿這是屬於你自己的私人畫廊。許多展室都有一條長櫈，你可以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坐在長櫈上，沉浸式地觀看面前的畫作，陷入對這幅畫中場景無盡的遐想。

作為卡拉瓦喬的超級粉絲，我每一次坐在這幅《勝利的愛神》面

前，都能感受到愛神丘比特不同的微笑——時而神秘，時而頑皮。每一次，我都能驚喜地發現畫的背景裏有之前沒有看到的細節。和德國朋友聊起卡拉瓦喬，他們無一不倍感惋惜地說起他曾經在柏林的另一幅名作《聖馬太殉教》，其在二戰末期被大火燒毀。言語間，德國朋友們不僅惋惜不已，甚至彷彿覺得這是他們作為德國人沒有保護好人類文化珍寶的失職。

只要你見過駐足看畫的德國人，看到他們被「封印」在一幅畫面前時，眼中流出的專注和深情，你便能感受到德國人對藝術、對於人類的文化遺產，有那麼多真摯的熱愛。



逢周四見報



商界行話：沒有賣不出去的東西，只有定價不對的商品。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風生腕下」

在香港集古齋展出的周伯林「風生腕下」書畫展中，觀眾能感受到一份遠離喧囂的靜氣。這位曾擔任榮寶齋香港總經理的藝術家，以三十餘年的藝術耕耘，帶來一種深沉的文人氣息。

看周伯林的大寫意作品，能感受到濃濃的「文人味道」，文人畫講究的不是畫得有多像，而是通過筆墨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趣，周伯林把日常小物變成藝術的作法，正是文人畫的精髓所在。他的作品用筆大膽灑脫，在看似隨意的揮灑中，卻能準確地抓住花草鳥蟲的神態，更難得的是，他的畫裏還融入了一些當代的審美趣味，對畫面構成的講究、對墨塊形狀的安排，都讓傳統題材煥發新意，看起來很耐人尋味。他的大寫意作品筆墨之中寄寓致遠之意，既保留了前輩畫家的簡率天真，又通過背景渲染營造出獨有的詩意，展現出在傳承中的創新。

周伯林說，「風」字在中國繪畫中有很多含義，能表達很多的韻味，比如風采風韻風格，寫意繪畫正是要追求藝術的風格和風韻，「風」也能展示出畫寫意畫的那種狀態，中國寫意畫要筆筆生發，生發的過程就是產生風采的一種狀態，所以他特別選用「風」字來表達傳統繪畫中的一種精神境界。

周伯林歷經教學、從商、鑒藏等多重身份轉換，如今退隱梧桐山下，潛心藝事，以揮毫為樂，他的作品之所以動人，不僅在於筆墨技巧，更在於那份澄澈從容的心境。



逢周四見報